

野皇妃 迷案

● 于志宏



Jw47.7
81 37570

野皇妃迷案



● 于志宏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鲁新登字第3号

野皇妃迷案

于志宏 著

出版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发行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

电话：615710

印刷者：山东人民印刷厂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.75印张 2插页 187千字

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2000

ISBN 7—5329—0741—4

I · 663

定价4.00元



作者简介

于志宏，原名于喜荣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生于胶东。自一九五一年做公安政法工作，曾任侦察科长、处长。在隐蔽战线战斗了二十七个春秋。业余时间从事诗歌、公安侦破小说等文学创作。现任济南市人民检察院经济法纪罪案举报中心主任、副局长级检察员，中国通俗文学研究会理事，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委员。

目 录

撩开神秘的面纱·····	(1)
古刹怪影 ·····	(79)
野皇妃迷案·····	(135)
魔爪伸向鸳鸯剑·····	(237)

撩开神秘的面纱

一 深夜发生的惨案

太阳燃烧得已经精疲力竭，只有一线余光流连在西天。齿轮厂门前，晚霞映照着花圃，微风漾着芬芳，一双双彩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。刘天敏站在花圃前，闻着花香，看着彩蝶。忽然，三只白色蝴蝶从花丛中翩翩飞起，向着蓝天飞去，十米、二十米、三十米……刘天敏仰着脸用视线追踪着，一直到瞧不见，还在那里站着。那三只蝴蝶，在他眼里仿佛化作三颗卫星，向宇宙飞去……

刘天敏是个四十刚出头的中年人，是学航空专业的，大学毕业后，就参加了我国的卫星、导弹的研制发射工作，实践中勤学苦钻，三十多岁便在航天技术上有了建树，被称为年轻的航天科学家，担任了齿轮厂的总工程师。齿轮厂是导弹发射基地的下属厂子，为发射导弹、卫星配套的重要企业。他这次又参加了“一箭三星”的研制工作。一个星期前，他陪同基地首长到国家科委参加重要会议，今天傍晚刚下火车。

“刘总回来啦。”三车间主任孔荣的话音，把刘天敏的视线从空中拉回来。

“噢噢，是孔主任，我刚下火车。”刘天敏觉着刚才有点走神，连人家走到跟前都没有看见，怪不好意思的。

孔荣穿一身蓝工作服，一米七〇的个头，瘦圆脸，小眼

睛，黑乎乎的脸上爬满了皱纹，头上中间的头发全部掉光，在晚霞的照射下，那光光的秃头顶，越发地显得油光发亮，看上去有五十多岁的年纪，实际上才四十一岁。不过，他从不四十一岁，因为他非常忌讳这个岁数。是迷信思想也罢，是风俗习惯也好，反正他就是这个主见。如果谁要是和他开个这方面的玩笑，便仿佛是挖了他的祖坟一样令他发火。他总感到，今年这一年要处处多加小心，千万别出什么事。他下了班，见到刘天敏心里很高兴，他把嘴贴在刘天敏的耳边悄声而神秘地问：“怎么样，‘一箭三星’何日发射？军委和国家科委定下来了吧？”刘天敏听后吃了一惊。他这次去开会的内容，本来是保密的，孔荣是怎么知道的？可是他又一想，孔荣是车间主任，尤其是他那个齿轮车间还是个关键部位，所以他也就不以为然了，说：“你等着好消息吧。”刘天敏把鼻梁上那副金丝变色近视眼镜扶了扶，又把黑色提包往腋下一夹，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。

刘天敏走在去办公室的柏油路上，国家科委和军委首长的讲话在耳边萦绕：“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三颗卫星，这是继1980年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以后的又一次科学技术的新成就，在国际上必然引起强烈的反响。”刘天敏的心情是激动的，他非常清楚，多卫星的发射，意味着我国能发射多弹头导弹，这在尖端科学上是个了不起的大事。但是，这三颗卫星在进入空间后是否能被送入不同的轨道？作为参加这次发射研制的科学工作者来说，肩上的担子是沉重的，他要加倍努力，为我国尖端科学的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。吃过晚饭，要开个夜车，把会上首长的讲话整理一下，明天向厂里汇报。他一直忙到深夜十二点多钟，忽听窗外一阵喊声，接

着是消防车的警笛声。他把头探出窗外细听，他大吃一惊，原来是三车间着火了。他放下钢笔，端着脸盆跑下楼，向三车间跑去。三车间上空火龙飞舞，火柱顶天立地，厂房变成一片火海。

火场上，三辆消防车上的三支水枪一齐向大火喷射着银色水龙，几名消防战士穿着高筒胶靴，抱着水枪站在泥水里，几条水龙喷出弓型水柱，向大火扑去，发出“噗嗤噗嗤”地响声。赶来救火的职工群众也一齐下手，有的倒提着泡沫灭火机喷，有的用脸盆泼……

孔荣突然爬到离车间只有一墙之隔的油库的房顶上，提着泡沫灭火机，高喊着：“同志们！要保护好油库！”一辆消防车开到油库旁边，用喷着水柱的水枪控制着火苗，防止火向油库这边蔓延。足足一个多小时，这场大火总算被扑灭了。可是，整个三车间却变成一片废墟。后来经核实，这场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达三千二百五十四万元！

刘天敏垂头丧气地走回办公室。刚一开门，只见一人站在写字台前，弓着腰用微型照相机在拍照桌面上的资料。他吓呆了，站在那里仿佛变成一个雕塑的木头人。这时，那人发现进来人，“呼”地从腰里拔出明晃晃的匕首，活象一个输红眼的赌鬼，瞪着恶狠狠的两眼。刘天敏一下子从恶梦中惊醒。眼前的一切他都明白了，浑身的血液在沸腾，弯身要去拿木凳子反击。可是，迟了，他被那家伙一脚踢倒，刚要呼喊，又被一刀子捅进胸口，接着又是两刀子，他便倒在血泊中。这家伙掙下刘天敏的手表，又从身上掏出一叠钱，慌忙擦掉地上的脚印逃走了。

半小时后，海右市公安局的警车开到办公楼前，几名公

安人员在侦察科长郭康的率领下来到现场。

技术员王风在现场拍照后，开始了现场勘查工作。刘天敏头南脚北、死挺挺地仰躺在血泊里，致命伤是胸部被刺三刀，但凶器被凶手带走。办公室里的东西没有丢失，只是刘天敏腕上的手表不见了。写字台上堆放着一套“一箭三星”的设计图表和资料，还有一个红塑料皮的会议记录本，上面记载着关于研究发射“一箭三星”的会议纪要。这些材料放得很有秩序，不象有人动过。经仔细检查，在“一箭三星”设计图表上和会议记录本的红塑料皮上发现了几个手印，经过王风作技术处理，一霎，几个手印清晰地显现出来。他拍照后，取下样来。同时，又在写字台前的水泥地上发现一个“大鸡牌”带过滤嘴的烟头。

市公安局二楼会议室里，灯火通明。局长于仁光正在连夜召开会议，研究齿轮厂发生的案件。

于仁光是个五十五六岁的人，但身板硬实，精神饱满，有一股使不完的劲，熬起夜来，小青年也不敢比，这可能是长期干公安的特长吧，怪不得有些人称干公安的是“夜猫子”。这种称呼，听起来是有点刺耳，可这里边包含着人们对公安人员多少敬意啊。就说今天夜里吧，敌人要在黑夜里搞破坏，你能去睡大觉，等明天上班时再开会研究？于仁光是一个有丰富侦察经验、非常冷静的老公安，他那憨厚的脸上很少出现笑容，冷眼看上去给人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，当你细细地观察，才会真正感到那是一对探索的眼睛，思索的眼睛，那深邃的目光里显现着他对事业的追求。他从事保卫工作几十年，什么样的复杂案子都经历过，象今天夜里在一个单位同时发生两起恶性案件，还是少有的。不过，他从多年的斗争

实践中得出这样一个经验：敌人活动猖狂之际，正是露马脚之时。所以，他在侦察工作中，处事沉着、冷静、果断，能从错综复杂的案情中，扑捉事物的本质，进行分析研究，抓住战机，予以突破。他听完汇报后说：“齿轮厂今天夜里发生两起恶性案件：一起是一颗微型炸弹爆炸引起特大火灾；一起是总工程师刘天敏被害。有三个问题请大家分析、讨论一下：一是这两起案子，是孤立的，还是有什么内在联系？二是刘天敏被害的原因，是盗窃杀人，还是有什么政治目的？三是微型炸弹是谁放的？其阴谋是什么？”于仁光说完，向大家扫视一下，最后把眼光落在郭康身上，“郭康同志，现场是你勘查的，说说你的看法吧。”

郭康是个年轻的侦察科长，三十四五的年纪，细高个儿，瘦削的脸上，嵌着一双会笑的大眼睛。此时，他坐在沙发上，显得很严肃，一双大眼睛忽闪了几下，喝口茶水，略为思索了一下说：“好，局长点名，我就先说。我认为齿轮厂发生的两起恶性案子，从表面现象看，似乎是孤立的，如果进一步仔细分析，也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。那就是说，两起案子有其内在的联系。理由是：齿轮厂三车间是为这次发射‘一箭三星’生产重要部件的，刘天敏总工程师是‘一箭三星’的研制者，三车间发生炸弹爆炸，厂房被烧毁和刘总工程师被害，都直接影响着‘一箭三星’发射工作的进行。由此看来，这是敌人有计划、有预谋、有目的地搞的。下面我汇报这两起案子的现场勘查情况：从刘天敏被害的现场看，写字台上的‘一箭三星’的有关资料一点也没有少，唯有刘天敏的手表被掳走，这好象是图财杀人。现场上，作案分子把脚印擦掉，只是在‘一箭三星’设计图表上和刘天敏使用的会议记

录本的红色塑料皮上发现几个手印。”这时，王风急匆匆地走进来，把一张技术鉴定材料递给郭康。郭康看了一遍，他眉宇间的“核桃”慢慢地舒展开，嘴角露出一丝笑容，提高声音说：“局长，经过检验，现场上发现的手印是两个人的，其中一个刘天敏的，另外两个手印是斗型指纹，可能是犯罪分子留下的。是不是可以反问一下：如果作案分子是个盗窃犯的话，那他为什么要去翻动写字台上的资料？显然是他对‘一箭三星’感兴趣。他捋走手表，我看那是个假象，用假象掩盖真象，这是犯罪分子，尤其是特务间谍一贯采取的伎俩，其目的是企图把我们的视线引到刑事案件上去。”

女侦察员任玲玲感觉郭科长分析判断是有道理的，从心里佩服。可是她又一想，有个问题不明白，于是问道：“郭科长，如果敌人是为了窃取情报，那为什么写字台上的资料一份也没有少呢？”

“这正是敌人耍的花招！如果敌人把‘一箭三星’的资料窃走，那岂不暴露了作案目的了吗？在现代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，在几分钟内就可以用照相机拍照下来。”郭康放下手里的技术鉴定书，略为思索了一下，继续说，“我有一个假设，即作案分子把中型打火机改造成为炸弹，趁工人吃饭之机，放在吕德财的车床上，用炸弹爆炸引起大火，既破坏了齿轮的生产，又可以把人们引到火场，然后趁机进入刘天敏的办公室，偷拍‘一箭三星’的资料，这时刘天敏救完火，回到办公室时发现有人，作案分子为了逃避打击，杀害了刘天敏，目的是杀人灭口。他离开现场时，制造个假象，捋走刘的手表，再擦掉脚印。但是敌人违背了一条客观的真理，那就是任何客观的犯罪，必然要和一定的空间和时间相联系，任何实际

的犯罪活动，必然会引起自然界原有状态的改变，这就一定会留下犯罪的证据。”

侦察员胡大光赞同地说：“我完全同意郭科长的意见。另外，现场上还发现一个烟头，可能是作案分子的，因为刘天敏不会吸烟。经对烟头化验，是A型血。这是破案的一条线索。”

“下面我再汇报三车间起火现场的勘查情况。”郭康继续汇报，“我们从现场上发现一个破裂的中型打火机，经检验，这个打火机是经过改装的一颗微型炸弹。据目睹爆炸现场的工人说：夜间十一时半吃过饭回到车间休息时，老工人吕德财坐在他的车床上，掏出烟卷要吸（因为他是有名的‘烟筒’），一摸口袋没有火柴，忽然发现车床上有一个打火机，老吕头正愁于无火吸烟，一阵高兴，嘴上叼着烟，右手拿起打火机，用力一捺，“嘣！”一声巨响，震撼着厂房，伴随着这爆炸声的是，吕德财的惨叫，升腾的烟雾，四溅的鲜血。吕德财当场被震聋，手掌不翼而飞，血肉模糊地倒在地上。爆炸的火苗，引燃机床旁边的一堆油棉纱，紧接着“呼”地一下，油棉纱着火了，火苗烧着木制的房顶，很快向四周蔓延，几分钟的功夫，便酿成大火。很明显，这是有预谋的破坏。总之，齿轮厂三车间发生的这起恶性案件，损失之大，后果之严重，是我市解放以来罕见的，不仅给人民和国家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，而且在政治上带来了极坏的影响；更为严重的是，它直接影响了‘一箭三星’的发射。”

于仁光抬手看看日历表，说：“今天是七月十号，齿轮厂的案子的代号定为‘七一〇’。”于局长站起来，反剪着双手，来回踱步，“郭康同志的分析很有道理。看来问题严重啊。公

安部多次指出，要我们全力以赴作好‘一箭三星’发射的保卫工作，要绝对安全，不能有丝毫的大意和失误。最近，公安部又在敌情通报上指出，敌人正在通过各种渠道，包括派遣特务间谍来搜集我发射‘一箭三星’的情报。现在，我们要尽快侦破‘七一〇’案子。为了防止敌人把情报送出去，马上与各边防公安机关联系，严密注意阴谋偷越国境的嫌疑分子。当前，要把破获制造微型炸弹作为突破口，来侦破全案。”

郭康他们把材料装进文件包内，起身要走，于仁光又想起一件事来，说：“吕德财有没有危险？”“生命没有危险，只是手残废了。”于仁光脸上浮起笑容：“好，如果医生同意的话，马上找他进一步弄清当时的情况，这也许对破案工作能提供点重要线索。”

二 新的突破

几天来，郭康带领几名侦察员日夜战斗，在全市展开了调查工作。首先召开了各区公安分局有关人员会议，公布了“七一〇”案情，发动大家根据案情排查嫌疑分子线索。第二天，东城分局刑警队长邓永新打电话向郭康报告了一名重大嫌疑分子，郭康立即驾驶吉普车来到邓永新的办公室。

“老伙计，谈谈情况吧。”郭康站在电扇前，边解衣扣边说。邓永新给郭康和同来的胡大光、任玲玲斟满茶水，从抽屉里拿出卷宗，看了看材料，开始汇报：

“这事得从一起珍贵文物被盜案说起。”邓永新点上烟，连吸了几口，“那是半月前，即六月二十四日深夜，市博物馆珍贵文物被盜。那天夜里，博物馆值班员郭子明正在看报，突

然一条大黑狼破门而入，两只后爪站立起来，两只前爪朝郭子明的脸扑去，郭子明‘唉呀’一声惨叫，便倒在地上，失去知觉，直到早上上班时，才发现。我们接到报案后，赶到现场，郭子明已经昏过去了，于是立即把他送往市立二院抢救。我们在勘查现场时，博物馆工作人员孙莉莉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说：展室里的珍贵文物被盗。我们立即来到文物展览室，经保管人员清点，被盗的文物有鎏金佛象、铜镜、铜爵等出土文物和秦始皇诏书铭文、秦二世诏书铭文国家稀有珍贵文物。现场上发现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和留在玻璃橱上的几个手印。经技术鉴定，手印是斗型纹。”任玲玲高兴地说：“郭科长，这与‘七一〇’案现场上留下的手印的纹型是相同的。”邓永新继续说：“经过排查，从犯人指纹档案中发现了一个嫌疑分子，名叫林洋，男，二十八岁，三年前因走私文物，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，刑满释放后，一度下落不明，后来在南郊搞了个紫金山电子有限公司，自任经理。因他高度近视，戴一副五百度的近视镜子，因而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‘眼镜蛇’。”郭康插话问：“确定林洋作案的嫌疑根据是什么？”邓永新又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，用手里的烟头对着点燃，吸了两口，说：“根据有两条：一是林洋的手印纹型是斗型的；二是经熟悉他的人辨认，现场上发现的那副深度近视眼镜好像是林洋的。”“发现赃物了吗？”“尚未发现，因此，也就没有触动他。”

胡大光听了邓永新的介绍，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和激动。前些日子，因为侦察工作进展不快，有些急躁，甚至连破案的信心也动摇过，他总感觉凭现场上发现的那几个手印来破案，真好比大海里捞针一样。现在发现了重大嫌疑对象，脸

上不由地露出了笑容，他问邓永新：“邓队长，林洋既然有重大嫌疑，为什么不采取措施？”邓永新莞尔一笑说：“措施是采取了，比如严密控制他的行动和接触的可疑人物，目的是发现销赃或转移赃物，但都没有发现可疑的迹象。”胡大光有些着急了：“唉呀，我说的采取措施，是指刑法所规定的强制措施，是拘留，或者报请检察机关逮捕。”“拘留？逮捕？”邓永新把烟蒂摁熄在烟灰缸里，“光凭现场上的指纹就采取强制措施，是不行的，在没有获取确凿证据的情况下，就拘留、逮捕人，岂不是又犯了以拘代侦的错误？”

“老邓说的对。小胡你又犯了急性子病啦。如果破案那么简单的话，还要我们这些侦察员干什么？”郭康说完，微笑着看了一眼胡大光。胡大光是侦察战线上的新兵，省公安学校毕业后，分配到公安机关干侦察工作，怀着一腔热情，巴不得干出一番成绩来；但实践使他认识到，光有热情是不行的，对他来说现在最根本的弱点是缺乏实践经验，而且侦察工作的实践经验，从课本上是学不到的。他暗暗下了决心，要在实践中锻炼，要向老同志学习。今天又学了不少东西，他知道自己那些看法是站不住脚的，可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，下一步应该怎么深入侦察，心里没有底，于是问道：“郭科长，你说下一步怎么办？”

“两案合并侦察。这是一起反革命案子和刑事案子合二为一的特殊案件，我们从刑事案子入手，来侦破反革命案子。老邓，我看还是继续按照你们的侦察计划进行。当前，关键是尽快发现赃物。这些文物现在存放何处？是隐藏在他家里，还是转移别的地方？目前我们还不摸底。所以，千万不要打草惊蛇，要稳打稳扎。重要的是尽快获取赃物，捉贼捉赃嘛。”

郭康说到这里把话停下，心里好象有什么心事，皱着眉头，眼珠也不转动，足足有一两分钟，他慢慢地站起来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林洋盗窃文物，这和他过去走私一样，目的是为了钱，可是他为什么又窃取情报呢？难道说在他窃取情报的幕后还有隐蔽更深的敌人？是谁指示他干的？”邓永新接着他的话继续说：“很有可能是这样。要不，象林洋这样一个有奶便是娘的钱鬼，冒着危险去盗窃情报干什么？”

桌上的步话机“笛笛笛”地响起，郭康抓起步话机，扭开开关说：“我是一〇二，我是一〇二，请讲吧。”步话机里传出于仁光的声音：“我是一〇一，吕德财已苏醒过来，你马上到医院去。”郭康关闭步话机，驾驶北京吉普车，风驰电掣般地向市立医院驶去。

外科三〇二病房里，齿轮厂三车间主任孔荣坐在病床前的方凳子上，正和吕德财说着话。白色的床头橱上放着两瓶桔子汁、两盒麦乳精、两瓶桔子罐头，还有两盒朱古力饼干，很明显这是孔荣带来的。孔荣一边给吕德财擦着脸上的汗，一边和藹地说：“老吕，我今天是代表车间全体工人来看你，真叫你受罪了呀。”吕德财看到领导和同志们对自己的关怀，又想到自己一时不小心闯下的大祸，感到内疚和惭愧，眼里含着泪水，声音颤抖着说：“主任，我对不起领导和大家，闯下这么大的灾祸。”说着泪水夺眶而出。孔荣急忙拿毛巾给他擦干，说：“看你说哪去了，这怎么能怨你呢，你也不知道那个打火机会爆炸啊。要说责任的话，首先是我这个当主任的有责任，我要接受组织上的处分。”一提起这件事，吕德财睁大了眼：“主任，是那个畜牲干的这码子伤天害理的坏事？”孔荣说：“现在还没有查出来。”吕德财叹了口气，把牙咬得紧